

技术垄断

文明向技术投降

与《娱乐至死》齐名的媒介批评三部曲之一，《纽约时报》TOP100的畅销书，由世界著名媒介论家和批评家尼尔·波兹曼撰写，在全球科技界和人文界留下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以独特的视角深刻揭示了技术垄断对人类社会文化、宗教、传统和心理造成的影响和破坏，振聋发聩，引人深思



(美) Neil Postman 著

蔡金栋 梁薇 译

TECHNOPOLY
THE SURRENDER OF CULTURE TO TECHNOLOGY



机械工业出版社
China Machine Press



技术垄断

文明向技术投降

(美) Neil Postman◎著

蔡金栋 梁薇◎译

TECHNOPOLY

THE SURRENDER OF CULTURE TO TECHNOLOGY



机械工业出版社
China Machine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技术垄断：文明向技术投降 / (美) 波兹曼 (Postman, N.) 著；蔡金栋，梁薇译. —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13.10

书名原文：Technopoly: The Surrender of Culture to Technology

ISBN 978-7-111-44248-6

I. 技… II. ①波… ②蔡… ③梁… III. 技术—垄断—研究 IV. F062.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3) 第 237082 号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封底无防伪标均为盗版

本书法律顾问 北京市展达律师事务所

本书版权登记号：图字：01-2013-6478

Neil Postman: Technopoly: The Surrender of Culture to Technology (ISBN 978-0-679-74540-2).

Original English language edition copyright © 1992 by Neil Postman.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13 by China Machine Press.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rights arranged with Vintage through Bardon-Chinese Media Agency. No part of this book may be reproduced or transmitted in any form or by any means, electronic or mechanical, including photocopying, recording or any information storage and retrieval system, without permission, in writing, from the publisher.

All rights reserved.

本书中文简体字版由 Vintage 通过 Bardon-Chinese Media Agency 授权机械工业出版社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独家出版发行。未经出版者书面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抄袭、复制或节录本书中的任何部分。

本书是著名的“媒介批评三部曲”之一，系统讲解了技术垄断对人类社会的文化、宗教、传统和心理造成的影响和破坏，深刻地指出了技术的发展不受控制所带来的恶果：技术所创造的文化缺乏道德根基，它破坏了某些心理过程和社会关系，破坏了人类生存的价值所在。

本书认为，人类技术的发展可分为三个阶段：工具运用、技术统治和技术垄断三个阶段；人类文明大约也分为相应的三种类型：工具运用文明、技术统治文明和技术垄断文明。波兹曼认为，技术和人的关系亦敌亦友，而他更偏重指出技术的阴暗面，以免技术对文明造成伤害。他认为：在工具运用文明阶段，技术服务、从属于社会和文化；在技术统治文明阶段，技术试图攻击和取代文明，但难以撼动；在技术垄断文明阶段，信息泛滥成灾，技术至上主义于无形中吞噬着传统世界观，从而实现集权主义的技术统治。在技术垄断到来之前，信息控制机制通过法庭、学校、家庭、政党、国家和宗教帮助人驾驭技术；而在技术垄断阶段，抵御信息泛滥的多重堤坝和闸口土崩瓦解，世界难以驾驭、难以把握。本书揭示了技术垄断阶段各种“软”技术的欺骗作用，挞伐所谓的社会“科学”，谴责唯科学主义，它辨析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文学的异同，它为传统符号的耗竭扼腕痛惜，它号召人们以强烈的道德关怀和博爱之心去拼死抵抗技术垄断，并坚决反对文明向技术投降。

机械工业出版社（北京市西城区百万庄大街 22 号 邮政编码 100037）

责任编辑：高婧雅

北京瑞德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2013 年 11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170mm × 242mm · 12.5 印张

标准书号：ISBN 978-7-111-44248-6

定 价：49.00 元

凡购本书，如有缺页、倒页、脱页，由本社发行部调换

客服热线：(010) 88378991 88361066

投稿热线：(010) 88379604

购书热线：(010) 68326294 88379649 68995259

读者信箱：hzsj@hzbook.com

译者序

借力外物以利于事，古来皆有。《论语》有云：“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谚语“磨刀不误砍柴工”更是道出了运用工具、事半功倍的效果。正因为善于利用工具，人类才得以迅速发展。但古人同样说过物极必反的道理。当人类对工具的依赖达到一定程度，必然会有副作用加之于身。

马镫使骑士的作战能力大大提升，因此有了骑士阶层；手织机带了封建领主；蒸汽磨坊则带来了资本家。望远镜的出现颠覆了日心说，但攻击了神学体系的基础，使人们的宗教信仰变得不甚坚固；活字印刷术带来了知识的广泛传播，同时也摧毁了口授传统建立起来的认识论。铁路使远距离运输成为可能，但是导致家庭关系淡漠；计算机的出现，更是改变了人类的方方面面，但是使机器诊疗、智力评估等层出不穷，其中的人文关怀和其他必要因素已被忽略。

不可否认，每一项发明在搭建工具和文明之间的新型关系的过程中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但是工具对文明的破坏和影响却不是显而易见的，以致我们迷失在技术的丛林中而不自知，逐渐忽略了信仰、希望和爱，而没有这些，我们也只是工具而已。

译者理应是这一部分人群中的一员。文字录入、资料查阅、文件同步、在线协作，计算机取代了翻译本书所需的所有工具，也接管了译者的部分工作：曾经绞尽脑汁只为一词译语，词典软

件省时省力地缓解了这种“痛苦”；原先需要根据上下文解读专有名词，搜索引擎和在线百科则省去了诸多“麻烦”。但某日被迫重拾纸笔做翻译时才发现，长期在计算机各种无微不至的关照下，对语言的理解和分析能力不升反降，而由于文字处理软件可以随时修改增删译文，短时记忆容量早已大不如前。

乐观的技术论者相信，翻译这项工作终究会被计算机彻底接管，而译者有必要担心的是：在计算机全面接管之前，离了计算机，译者是否还能算是译者。

当机器和技术开始垄断世界，人类有理由开始反思，在技术垄断过程中，人类得到了什么、失去了什么。

序

1959年，英国科学家查尔斯·斯诺（Charles Snow）爵士的著作《两种文化与科学变革》（*The Two Cultures and the Scientific Revolution*）出版了，这本书的内容也是他在剑桥大学“里德讲座”（Rede Lecture）上所探讨的主题。讲座的目的在于介绍其认为当今时代的一个严重问题——艺术与科学之间的对立，或者更准确地说，是文艺知识分子（有时候也称为“人文学者”）与物理科学家之间难以调和的敌对关系。这本书出版之后，在学术界引起了一阵小小的震动（也可以说，大约相当于里氏2.3级地震），主要是因为斯诺坚定地倒向科学家这一边，激起人文学者的反感，使他们发起了尖锐的反击。但这场争议并未持续太长时间，斯诺的书也逐渐淡出人们的视野。这并非没有道理。斯诺提出了错误的问题，给出了错误的论据，因此最后给出的答案与论点毫不相干。人文学者跟科学家之间并没有什么可争吵的，至少并没有争吵到能够引起大多数人的兴趣。

尽管如此，我们还得感谢斯诺，因为他让我们注意到两种文化的存在，注意到这两种文化截然对立，需要开展一次大辩论。如果他能够少关注教员俱乐部（faculty club）里神秘莫测的不满情绪，更多地关心那些从未进入教员俱乐部的人的生活，他一定能够发现，争论的双方并不是人文学者和科学家，而是技术和其他所有人。这并不是说“其他所有人”已经意识到这一点了。事实

上，大多数人认为技术是个可靠的朋友。这其中有两个原因。首先，技术的确是个朋友。技术使生活变得更加便利和干净，同时也延长了人类的寿命。对于这样的朋友，我们还能提出更多的要求吗？其次，基于技术与文化之间长久、密切和必然的联系，人们不会仔细检查技术会带来什么样的后果。技术这个朋友要求我们信任它、服从它，而大多数人也愿意这么做，因为它为我们带来了丰厚的馈赠。然而，这个朋友也有其黑暗的一面。它送来的礼物需要我们付出沉重的代价。如果用最富于戏剧性的语言进行表述的话，我们可以这样谴责技术：技术不受控制的发展摧毁了人类至关重要的根源。技术所创造的文化缺乏道德根基，它破坏了某些心理过程和社会关系，破坏了人类生存的价值根基。总而言之，技术垄断既是朋友，又是敌人。

本书旨在介绍技术垄断何时、以何种方式、为何成为一个特别危险的敌人。许多学识渊博、信念笃定的学者已有过多次的论辩，比如美国历史学家刘易斯·芒福德（Lewis Mumford）、法国哲学家雅克·埃吕尔（Jacques Ellul）、英国诗人赫伯特·里德（Herbert Read）、德国哲学家阿尔诺德·盖伦（Arnold Gehlen）以及奥地利哲学家伊万·伊利奇（Ivan Illich），这里只列举其中的几个。这场论辩仅仅因为斯诺而短暂中断过，之后其带着紧迫感继续走入我们这个时代，而美国在伊拉克战场上展示出的惊人技术优势，使得这场论辩更加引人注目。在这里，我并不是说这场战争不具有合法的理由，也不是说技术在战场中被滥用了，而只是说美国的胜利让人们相信了一个灾难性的观点：无论是和平年代还是战争年代，技术都将是我们的救世主。

目 录

译者序

序

■ 第1章

塔姆斯的评判 ----- 1

■ 第2章

从工具到技术统治 ----- 17

■ 第3章

从技术统治到技术垄断 ----- 35

■ 第4章

捉摸不定的世界 ----- 51

■ 第5章

崩溃的防线 ----- 65

■ 第6章

机械之神学：医疗技术 ----- 83

■ 第7章

机械之神学：计算机技术 ----- 97

第8章		
隐形的技术	-----	113
第9章		
科学至上主义	-----	133
第10章		
符号大流失	-----	153
第11章		
忠诚的抗争斗士	-----	171
参考文献	-----	188

Technopoly

The Surrender of Culture to Technopoly

第1章

塔姆斯的评判

柏拉图的《裴德罗篇》(Phaedrus)中有个关于塔姆斯(Thamus)的故事,他是上埃及某个大城市的国王。正如梭罗所言,我们大多数人都容易沦为工具的工具。也正因如此,塔姆斯的故事才更令人深思。苏格拉底对他的友人裴德罗讲述了这个故事:某日,塔姆斯国王设宴款待智慧之神提乌斯(Theuth)。提乌斯发明了很多东西,包括数字、算术、几何、天文和文字。他如数家珍似的,逐一介绍自己的发明,并建议国王在埃及人民之中广泛宣传、推广这些技艺。苏格拉底接着说:

塔姆斯详细询问每样发明的用途,并根据提乌斯的介绍发表自己的见解,评判提乌斯所宣称的功用是否站得住脚。如果把塔姆斯对各个发明的优缺点所作的评价一一罗列出来,那将需要很长的篇幅。……在提到文字的时候,提乌斯说:“国王陛下,这项发明将改进埃及人民的智慧和记忆。我所发现的正是这样一瓶提升记忆和智慧的灵丹妙药。”听了这话,塔姆斯回应道:“提乌斯先生,您真是一位伟大的发明家,但在评价某种技艺对使用者所带来的好处和坏处时,技艺的发明人往往不能做出最好的评价。就像您刚才提到的文字,您是文字之父,自然会喜欢自己发明的文字,却可能因此看不到这项发明实际作用的反面。人们学会读文识字之后,就不会再锻炼自己的记忆力,因此会变得健忘。人们对文字产生依赖之后,需要外在的标识才能唤醒记忆中的信息,而不再运用自身内在的资源。你所发明的灵丹妙药,能改善的只是回忆,而不是记忆。至于智慧,人们即使掌握了文字这项技能,也可能只是虚有其表、名不符实,因为他们虽然获取了大量的信息,却得不到适当的指引。因此最后可能出现的情况是,虽然看似学识渊博,其实对大多数事情都一无所知。这些人满脑子都是虚假的智

慧，而非真正的智慧，因而将成为社会的负担。”[⊖]

之所以用这个故事作为本书的开篇，是因为塔姆斯的回应包含了几点重要的原则。以此为借鉴，我们或许能够学会如何以谨慎的态度思考现代技术社会。实际上，塔姆斯的评判存在谬误，但从中我们也能够学到重要的东西。塔姆斯认为文字将损害记忆并制造虚假智慧，这样的论断并没有错，因为事实证明，文字确实有这样的效果。塔姆斯错就错在他坚信，文字将成为社会的负担，除了负担还是负担。虽然这位国王聪慧过人，却看不到文字的益处，而现在我们都知道，文字能够发挥巨大而深远的作用。从这个故事我们可以学到的是，认为某种技术发明仅存在单一效应的这种想法是错误的。任何一种技术都既是负担、又是福音；不是非黑即白，而是利弊并存。

这个道理很简单，任何人只要用两分多钟的时间，稍微想想就一定会明白。但现实是，我们身边有太多狂热的提乌斯、“独眼”的先知，只看到新技术之所能，却看不到新技术之所不能，这样的人我们姑且称之为“技术爱好者”（Technophile）。技术永远是这些人眼中的西施，在他们看来，技术是如此完美无瑕，根本无需担心未来。也正因为如此，这类人都很危险，接近他们的时候要特别小心。而另一方面，还有另外一类“独眼”的先知——比如说我，或者说是别人眼中的我——像塔姆斯那样的人，更愿意指出技术对社会造成的负担，而闭口不提新技术所创造的各种机遇和可能。技术爱好者无论在什么地方，都会替自己辩解。而我的观点是，有时候是需要一些反对的声音，这样才能缓和一下狂热的大多数人所制造出来的混乱。如果非得有个犯错的人，那他最好像塔姆斯一样，犯了怀疑主义的错误。当然，不管怎样，错误终究是错误。不过我还是想指出，除了文字，塔姆斯在评判其他发明时并没

⊖ Plato, p. 96.

有重蹈这样的错误。重新阅读这个故事，可能你就会发现，塔姆斯在评判提乌斯的发明时，是逐一列举出优点和缺点的。因为每个文明都必须和技术进行谈判，不管谈判的方式是否巧妙，终究都是无可避免的。谈判的结果总是一样，技术总会带来些什么，同时也会带走些什么。聪明的人都明白这个道理，所以在出现重大技术变革的时候，不会惊诧万分，也不会喜出望外。弗洛伊德即是这样的人，在其《文明及其不满》（Civilization and Its Discontents）这部充满感伤的作品中，弗洛伊德这样问道：

人们会问：如果儿女居住在千里之外却随时都能听到他们说话的声音，如果好友长途跋涉远赴他乡却能在最短的时间之内得知他们已经安然抵达目的地，生活难道不会更加快乐、幸福感难道不会实实在在地提升吗？医疗的进步大幅降低婴儿死亡率，切实减少妇女在分娩过程中所面临的感染风险，也极大延长了人类的平均寿命，这一切难道一点意义都没有吗？

弗洛伊德很清楚，绝不能低估科技进步所发挥的作用，因此在篇章的开头就予以承认。但在结束时，弗洛伊德提醒我们，科技也有它做不到的地方：

如果不是铁路的出现，地域的阻隔也不可能轻松克服，我的孩子也不会离开生他养他的故乡，我想听到他的声音时也就不需要借助电话；如果不是轮船的出现，大洋也不可能轻松横跨，我的朋友也不会踏上远洋之旅，我也就不需要借助电报来解除心中的担忧。卫生状况改善之后，婴儿死亡率是降低了，但这有什么用呢？正是婴儿死亡率的降低，使我们在生儿育女方面受到了最严格的限制，结果我们生育的子女并不比以前多，夫妻性生活却面临各种各样的难题……最后我们还要问，

如果生活仍旧充满苦难、缺乏快乐，如果生命如此不幸，以至于我们将死亡视为一种解脱，那延长寿命又有什么意义呢？^①

弗洛伊德对技术进步的代价进行列举，言辞间充满沮丧，所表达的意思有如美国思想家梭罗曾经说过的，我们的发明只改进了方法，却改变不了结果。技术爱好者肯定会反驳弗洛伊德，说生命从来都是缺乏快乐、充满辛酸的，但电话、远洋邮轮、尤其是卫生条件的改善，不仅延长了寿命，也让生命更为愉悦。这种看法我完全赞同（从而也证明我并非“独眼”的技术恐惧者），但此时此刻根本没有必要在这个问题上纠缠不清。我在这里引用弗洛伊德的观点，只是想说，有智慧的人，哪怕是带着一脸哀伤的弗洛伊德，也会首先承认技术的成功之处，然后才加以批判。如果塔姆斯国王真如传说中的那样英明，他在评判文字之前就会先对文字的正面力量进行肯定。评价技术变革的时候，需要做到不偏不倚。

总之，塔姆斯国王错就错在他忽略了文字的积极作用，这里不再多说。值得注意的是，塔姆斯还忽略了其他方面，但并不是什么谬误。塔姆斯认为，文字并非中性的技术，其优缺点并非取决于它本身被赋予的功能。在塔姆斯看来，这是理所当然的事情，因此没有必要多说。他很清楚，任何技术的用途，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技术本身的结构，即技术的功能源自于技术本身的形态。因此，塔姆斯担心的并不是他的国民会用文字写些什么，他担心的是，国民能够写字这件事情。很难想象塔姆斯会像现代的技术爱好者那样，认为如果文字只用于创作某些类型的文本（比如，只用来编写戏剧文学，而不能用于历史或哲学方面的著述），就能最大限度地降低它所造成的破坏。他肯定会说，这种想法太幼稚了。相反，塔姆斯可能会禁止这种技术进入他所统治的国家。从塔姆

^① Freud, pp. 38-39.

斯身上我们可以学习到：技术一旦被接受，就会按照发明者所设计的方式，发挥自身的力量。我们的任务是弄清发明者的设计，即在将某种新技术引入我们的文化之时，必须睁大眼睛，仔细检查这种技术所设计的功能。

塔姆斯即使不说，我们也能从他的沉默中推导出这些观点，但是从他的话语之中，我们可以学到更多的东西。比如，塔姆斯指出，文字将改变“记忆”和“智慧”这两个词汇的意义。塔姆斯担心，“记忆”将被混淆为他所蔑视的“回忆”，担心智慧将被单纯的知识所掩盖。我们必须认真对待这个判断，因为原有的术语总是因为重大技术的出现而被赋予新的定义，而这个过程总是以一种难以察觉的方式悄然进行，隐蔽而且危险，这与新技术引入新词汇的过程存在很大的不同。在这个时代，数千个与新技术相关的新词汇已经被我们有意识地添加到语言之中，比如录像机、二进制数字、软件、前轮驱动、机会窗口、随身听，等等，对此我们早已司空见惯。新事物需要新的词汇，而新事物同时也会更改旧词汇，甚至改变原已根深蒂固的含义。电报和大众报纸改变了我们原先对“信息”一词的理解，而电视则改变了“政治辩论”、“新闻”和“公共舆论”这些词汇原来的意义。后来，计算机再次改变了“信息”这个词汇的含义。“真相”和“法律”原有的意义因为文字的出现而发生了改变，印刷技术将它们再次改变，而现在则因为电视和计算机的出现而又一次发生变化。这种变化过程快如流星、不可避免，而且从某种意义上讲是悄然无声的，完全不是编辞典的人所能左右的。这一过程究竟发生了什么，没有谁能在什么手册或教程里说清楚，而学校却对此全然不觉。于是旧有的词汇似乎原样不变，仍然如往常一样用在相同的句子里。但这些词汇已经不再是原来的含义，在有些情况下甚至出现截然相反的意义。这也是塔姆斯国王想告诉我们的——技术蛮横地霸占了我們最重要的词汇。新技术重新定义了“自由”、“真相”、“智

力”、“事实”、“智慧”、“记忆”、“历史”这些与我们生活休戚相关的词汇，而且从来没有想过停下脚步通知我们一声，而我们也从来没有停下来问一声。

技术变革这方面的特点需要做进一步阐述，后面有专门章节详细解读。这里，我们还需要从塔姆斯国王的评判中继续挖掘出更多的论点，因为这些论点也是本书想介绍的内容。比如，塔姆斯提出警告，提乌斯的学生虽然会因智慧而闻名遐迩，却很有可能只是浪得虚名。塔姆斯意思是说，利用新技术获得能力的人将成为精英人群中的一员，而不具备这种能力的人会高估他们的权威和声望。这种现象暗含了十分有趣的涵义，可以通过不同的方式进行解读。现代传播学之父哈罗德·英尼斯（Harold Innis）多次提及重大技术发明所造成的“知识垄断”（knowledge monopolies）现象。英尼斯所说的正是塔姆斯所担心的：掌控某种技术的人，其权势将不断累积，且必然形成某种同盟关系，并与未能掌握这门技术所带来的专业知识的人形成对立关系。在《传播之偏见》（The Bias of Communication）这本书中，英尼斯列举了众多历史案例，讲述新技术如何“破除”传统知识垄断，并形成不同人群操控下的新型垄断。换句话说，新技术的利弊并没有得到公平分配，总会有赢家和输家。令人困惑且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很多情况下，输家无意之中还会为赢家喝彩，至今仍是如此。

拿电视机做个例子吧。电视在美国的渗透程度之深是其他国家所无法比拟的。许多人认为这是件好事，尤其是因此而获得高回报和体面职业的人群，比如主管、技术人员、新闻广播员和演艺人员。这些人形成新的知识垄断之后，会为自己欢呼、捍卫并推广电视技术，这没什么好奇怪的。而另一方面，长远地看，电视可能会宣告教师职业的死亡，因为学校是印刷行业的衍生品，其生死存亡取决于印刷业在这个世界的重

要性。四百年以来，印刷业制造了知识垄断，并将学校教员纳入其中。如今，教师正亲眼目睹这个垄断的分崩过程。照理说，教师无力阻止这个分崩过程，理应是百般无奈，但奇怪的是，教师对这种变化却表现出极大的热情。这种热情总让我想起 20 世纪初的铁匠——他们不仅歌颂汽车的到来，而且还相信汽车行业会给他们带来更多的生意。现在我们都知悉，更多的生意不但没有出现，反而是铁匠这个行当从此江河日下，但在当时，恐怕也只有头脑清醒的铁匠才预见得到。只是，预见到铁匠行业的没落又能怎么样？除了痛哭流涕，根本什么也做不了。

在计算机技术的发展和普及过程中也出现了类似的现象，同样也有赢家和输家。由于计算机的出现，武装力量、航空公司、银行、收税机构等大型组织的实力得到极大提升。同样，对于物理学及其他自然科学领域的顶级研究员而言，计算机也已经是不可或缺的工具。但对于普通大众来说，计算机技术在多大程度上是一种福音呢？对于炼钢工人、蔬菜店老板、教师、修车技工、音乐家、泥水匠、牙医以及生活已被计算机侵入的其他大部分人来说又如何呢？这些人的隐私更容易被大型机构获取，行为更容易被跟踪、控制和审查，他们越来越看不懂与自己相关的决策，经常被视为数字对象、被垃圾邮件淹没，被广告提供商和政治组织盯上。而在学校，教师指导小孩使用计算机系统，而不是教授学生更为宝贵的知识。总而言之，对于输家来说，这样的技术变革几乎没有满足他们任何实质需求。也正因如此，他们是这场变革中的输家。

赢家显然会鼓励输家保持对计算机技术的热情，这是赢家的获胜之道。赢家会告诉输家，有了个人电脑，普通人就可以把账记得很清楚，把菜谱整理得井然有序，购物清单也能变得更有逻辑性。赢家还会说，从此生活将变得更为高效。但私底下，他们不会告诉你究竟是谁的生活变高效了，更不会明说为此所要付出的代价。一旦输家开始怀疑，赢家